

胡伟专栏·群峰青

大运河上济宁行

作为人工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总长1794公里，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2014年，京杭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隋唐时期，大运河先由杭州通洛阳，再由洛阳通北京。元朝时期由于济宁的力顶，大运河由曲变直，从此有了新内涵。

济宁，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大运河在济宁境内绵延230公里，沿线遗产众多，一不留神，就能碰到文物。走济宁段大运河，等于提纲挈领地理解京杭大运河全部的历史。

花了两天时间，我们体验这个“运河之都”。时间虽短，给我带来的震撼还是很强烈的。

来济宁时间已近黄昏，我们在济宁市核心区——任城区登船看古河。说是古河，宽阔的河道是老的，可是河边人家已是新的。两岸红灯笼高高挂起，画舫在夜色中缓缓游弋，依次通过玉带桥、南明桥、草桥等9座桥梁。河边，具有运河文化和太白文化元素的3D投影，灯光四射，光彩夺目。岸上，东大寺、太白楼、玉堂酱园、宣阜巷等沿线景点依次呈现，呈现着运河的往昔繁华。

在船上，听着济宁运河古代的故事，仿佛那时客居的李白和杜甫就在身边吟诗诵酒，可是船的晃动把我们不断摇醒，回到现实的灯光里。

为了便于大运河的管理，元、明、清在济宁设立了河道总督署，署府位于任城区古槐路，如今变成了遗址公园。翌日，我们来到这里。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由展示馆、文化广场和遗址保护展示区三部分组成。我们重点参观的是展示馆，位于公园东南，共分“运道之中，漕渠咽喉”“河督驻节，运河中枢”“砥柱中原，转漕上国”“以智治水，济运利漕”“襟带四方，因署兴城”与“河城共荣，运都风华”等六个部分，展示了100多位河道总督接力谱写的乐章，名臣林则徐、于成龙等在列，还有本地父子连任的官员。可见，官员的勤勉智慧在河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深层次说，治河又是一个技术活。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发挥人类的智慧，才能让大运河发挥作用，这样我们就重点来到南旺看分水。

南旺是京杭运河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分水枢纽工程，有着“运河都江堰”之称。“大运河作家行”负责人周伟良引用毛主席的“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典故，让我们很感兴趣。来到南旺博物馆，给我们讲解的讲解员姓盛，自称当地人，干过很多行业。他通过古今中外运河建设比较，让我们快速了解南旺分水的历史性价值。

原来，南旺是京杭运河全线的海拔最高点，被称为“水脊”。元朝开济州河（京杭运河济宁段）过南旺，地势隆起阻碍运河通航。

明初，朝廷工部尚书宋礼修河，实地勘察并到民间走访，得到汶上老人白英的指教，借汶济运，在南旺东北方向的戴村筑大坝遏汶水西行，从南旺汇入运河，实现了七分北流，三分南流。同时，在南旺南北湖畔设闸，以南旺湖为运河“水柜”，天旱河干时开闸引湖水入运，确保南北漕运畅通。

时值中午，天空放晴，微风拂拂，感觉特别好。我们来到南旺古运河河道的遗址，河道非常清晰，宽约十多米，但是河里没有一滴水。从对称石器遗址的石阶下到河道，河道长满了黄绿相间的草丛，大部分草已经干枯。河道分岔口处，立了个牌子，上写“由此向北”。大家才能明白，这里是北上的河道口。

下午，我们折返到城区，登临古运河北岸的太白楼远眺，感受济宁的唐风遗韵；参观济宁城市展览馆，深入了解济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前往太白湖景区观赏湖景，参观白衣尚书纪念馆，体会到济宁湿地的烟波浩渺和廉洁的人文气息。

看罢济宁大运河，大家一直心存个疑问，作家杨沫替我们问了出来，如今大运河已经不再通航，即使将来疏浚通航了，当代济宁大运河该如何发展？

任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宋华东对此做了集中解答。他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殷殷嘱托，发展好大运河。保护大运河水质，对污染性企业一律进行关闭。涉及大运河遗址的地方，进行保护性拆迁。重建有烟火气的大运河商圈。逐步恢复济宁段大运河的通航，利用一带一路铁路开通条件，打造运河临港经济，发展贸易。服务民生，建设大运河步道，发展皮划艇等高级体育健康项目。我问林草方面还有什么作为？他说，“梧桐种苗、牡丹油、栓皮栎是他们大力推进的生态富民产业。”

回程之际，车过孔子故乡曲阜，想起一段对话。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济宁千年治（大运河）水也是按此之道吧。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诗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人间小景

猫的老街

孙婕妤

猫生在老街上，被水果店供养着，每日迈着猫步巡视半条街。还有半条街隔着繁华的车道，猫没兴趣听尖利刺耳的刹车声响在耳边，主动放弃了那边的领地。

这条街千禧年竣工，离一百岁还差七十来年，本称不上老街，但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它又矮又窄，早早地显出老态，猫擅自作主将它归为老街。街上的店铺不好独自时髦，一家挨着一家，灰扑扑的。唯一鲜亮的是街上的猫和狗，膘肥体壮。

猫的巡街从早上开始，它最先路过的是隔壁的宠物店。宠物店养的雪纳瑞白得耀眼，它从不会错过和任何动物对视的机会，眼睛对上眼睛后，布满白毛的脑袋随着猫的步伐从左扭到右，扭到一个螺旋的角度，它的身体往回一旋，整个身子终于摆正。它始终保持旺盛的好奇心。猫不理它，它不愿意看狗自得的神情，也不喜欢圈在美丽的框框里……



虚与实
汪雨娟摄

信笔扬空

与青山同在

马杏斯

爸爸的墓碑由于长期风吹雨淋，碑文有些模糊了，静默一会儿，我的眼睛也有些模糊了……爸爸个子瘦小，皮肤白皙。爸爸挑着猪粪种的韭菜特别肥，一茬一茬，绿油油的，割了就长，感觉三五天后又可以割了。

爸爸在那个交通落后、没有多少人做生意的年代，踩着一辆旧红桶单车到龙头贩花生、生牛皮回来晒干再拿去卖。金城江到龙头的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全是石子泥巴。爸爸一大早出门，晚上七八点回到家，进门一身

的粉尘，泥人一个。整张生牛皮展开挂在我家土墙上晒，血淋淋的，我都不敢靠近。

爸爸还坐班车到天峨贩笋干、香菇，那年头每天一趟班车，盘山公路，下面就是红水河，遇到特殊天气很危险。每次爸爸去天峨买山货，我们都很担心。每次买回来的竹笋香菇都拿到生产队的晒谷场晒。爸爸蹲在那摊开，挑选，像看婴儿一样细致，时间差不多了就收，装在防潮的袋子里，等到赶集的日子再拿去卖，赚个好价钱。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常年的劳碌奔波，身体有点吃不消，爸爸不再出远门做生意了，在家门口马路边搭摊卖粉。爸爸做的东坡肉和牛腩粉挺好吃的，赶圩的人经过爸爸粉摊都要吃碗粉再赶路。每天晚上爸爸起油锅炸东坡肉，我和小哥都会流口水。爸爸怕我们偷吃，把炸好的肉藏篮子里，挂起

奋起来，水池下面阴暗潮湿，堆放了许多瓶瓶罐罐，应该是蛇藏身的理想之所。他远远地用棍子拨开门，打开手机筒往里照，没有发现蛇。他又用棍子轻轻地将灶台撬起来，也没有发现蛇；他又依次将上下柜子的门都打开来查找，都没有蛇的身影。

大颡大颡的汗珠从老郭的额头、脖颈不断冒出来，湿透了他的全身，他用衣袖擦了脸，点燃一根香烟，以缓解心里紧张的情绪。

在儿子的房间，床下堆满的纸盒里装满儿子的书和玩具，他将纸盒捅出来，再依次打开，蛇没找到，却发现一只老鼠突然从纸盒里蹦出来，一溜烟地从桌上蹿上空调的管道孔出去了。那动作极其娴熟、迅速，毫不拖泥带水。老郭搬来凳子，看见空调内外机连接的管道孔有点大，显然已被老鼠开辟成进出的通道了。

在主卧室，他将柜门一个个打开，用衣叉将里面的衣服一件件挑出来，抖几下，再扔到床上，弄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蛇的痕迹：莫不是蛇早已逃之夭夭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婆又打来电话：“蛇找到了吗？儿子要放学了。”

“没有。”老郭说，“不会是爬到外面去了吧。”“除非是你亲眼看到蛇爬出去的，否则我们不敢回家！”老婆带着哭腔说。

老郭一下午翻来捣去的，也的确累了，就关门也去了旅店休息。

第二天上午，老郭再次穿戴好防护设备，又进屋进行了一次地毯式搜查，依然一无所获。坐在客厅里，他一边抽烟一边寻思，目光

他们很快错开眼神，各自赶路。老街漂浮的一点桂花香，被他们走路掀起来的风，带跑。

猫吃饱了。

猫往前，裁缝店、成衣店都还没开门，它们有迟起的权力，灯光亮在前半夜。再前是一家会自动开门的便利店的残骸。便利店只存在了一个月便倒闭了，猫还没适应那句“欢迎光临”，它就变成一个黑洞，玻璃门不会因为猫过去就自动打开。但猫可以从后窗跳进去，猫知道里面有两个老鼠窝，是它的备用粮。

老街的尽头，就是那栋比老街最高的一棵栾树长得还要高的楼了。等猫巡视到这里，人类已然启动了这栋楼。就像猫启动了这条老街，猫路过的地方，万物的呼声起伏，为猫步配乐。

回到水果店，猫窝里长满了快递。它的窝搁在店门的最中央，由一个巨大的纸箱子和一块旧毛毯组成，这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猫不在乎快递。反倒是水果店的主人拿着纸板写的标语出来，非要捍卫猫的领土：“此乃猫窝，不许放快递！”后面坠的两个巨大感叹号，描成红色。

整整半条街都是我的。猫心想。它轻巧地进猫窝，盘头睡在感叹号下。这是人唯一能把猫抱在怀里的时刻，可所有人都在工作，无人抱猫……

风雅颂

山寨醉

何美然

月色千年
沉醉 木楼老样
浓郁的醇香
轻舔舌尖

悠远的酒歌
拨动月的琴弦
一碗月色
荡醉 一罐佳酿

凝脂的松花蜜
熬一锅盛开的绯红
生花 蜡渣 泡子翻卷山水
搅拌 打捞黏稠的韵语

和清冽的山泉水
掺精酿的青稞酒引
吸明丽的阳光
和清爽的山风

泥土密封罐口
饱蘸黏稠的期待
一钩软月撬开酒罐
飘香的山寨灌醉白马人家

一杯琥珀清亮
杯里浮荡迷人的松花
玉露的清凉
穿越香醇的杯盏

甜蜜的汁液低语缠绵
月色沉醉久远的温香
蜜非蜜 酒非酒
酒映月影 清月一杯

一首《蜂蜜之歌》
嘹亮木楼 泡软山寨
一杯酒山花尽染
白马山寨醉

一支羽毛

隔不住山水的阻挡
拉近穿云的距离

一支羽毛的飞翔
天上人间

噙着一生的你
天哭了

百合新语粉红的梦

野花提着一盏盏灯笼

野花提着一盏盏灯笼
从石缝中生长出恬静
一串串 欢笑着 摇曳着
荒芜的山野把你搂在怀中

白嫩嫩的肌肤点亮寒冬
极轻极细极柔的绒毛
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
无拘无束地在旷野撒娇

跳动的风轻吻花的蕊
你频频地摇头 颤颤地逃离
空中飞起一丝丝雪花般的绒毛
淡淡的影子在脚下渐渐消失

择万花丛中最美的一朵
遥寄远方
高擎一盏淡白的灯笼
映照自由

满山遍野绽放鸽子花

一枚落叶低诉生命的过往

晨光溶进软软的绿草
绿草点亮一枚猩红的叶子
叶子煮熟岁月的经脉
经脉贯穿轮回的爱恋

爱恋牵住一根蜘蛛线
蜘蛛线紧拽沧桑的经脉
经脉弦断的那一刻脱离叶子
叶子随风卷进绿草

绿草柔柔地拥抱晨光

